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三十二
內容分類 集-總集-詩文
索書號 集部-總集-47
編號 D7914800

卷三十二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總集-4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爲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爲上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2043

東京文化研究所
圖書部

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9 3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序

詩大序

卜子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
 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
 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
 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
 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
 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
 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
 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



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
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
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
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
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
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
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
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
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
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
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范沔州城南郎官湖詩序

唐李太白

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
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夜永月朗清光可掇
張公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遊者非一而在祿佳境寂寥無
聞夫子可爲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白因舉酒酌水號之曰郎
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上文士輔翼岑靜以爲知言
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山共相磨滅焉

陰陽書序

呂才

宅經之書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爲商武庚爲羽似取諧
韻至於以柳爲宮以趙爲角又獲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
或複姓數字莫辯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至若祿
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
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
而夭壽更異按魯莊公法應貧賤又廷弱短陋惟得長壽秦始

皇法無官爵縱得祿少奴婢爲人無始有終漢武帝後魏孝文帝皆法無官爵宋武帝祿與命並當空亡唯長子雖有次子法當早夭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若夫葬法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窀穸既終永安體鬼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歲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爲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計其丘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葬地以希官爵荼毒之秋選日時以規財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乎客或云

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也

送于孟東野序

韓退之

壘山云此序凡六百二十餘字而鳴字三十有九

讀者不覺其繁蓋其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

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峰壘巒驚濤怒浪

愈讀愈可喜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確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譎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

相推敘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
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
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
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
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
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
揚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脊到田駢鄒衍尸佼
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
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
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
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
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
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詩
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
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
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
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
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
以解之

送許鄧州序

疊山云子頤乃一貪酷吏韓公作序以諷諫雖以
刺史觀察對說下字皆有權度一私於其民一急
於其賦可見刺史之仁觀察之不仁辭意輕重不
待校量而知末又勸刺史寬其縣其議公平其意
圓備矣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相求而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規

送董邵南序

西山云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是反其辭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爲道上威德以招徠其旨微矣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之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

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迂齋云想當時贈童子者惟褒美耳童子得此一鞭安得不進進於善哉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豈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夫三千之數而升

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夫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名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毋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太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群吏皆厚其餼賂或作詞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送浮屠文暢師序

疊山云中間自民之初生而下義理最精亦切近人情然只是原道中議論而無一語相似此韓文之所以爲奇特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

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誦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后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喙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爲之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

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邠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旣靈而彬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竒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邠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竒而沒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

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恠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肯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苦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王秀才序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頃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揚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頃之所由旣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其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迂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帔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鞬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密陞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乎乎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旣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舍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旣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特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大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廢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

疊山云序有氣力有光焰頓挫豪宕讀之使人快

意可以發人才思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旣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印漚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

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疆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馬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恭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措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

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
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
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
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
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
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
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
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
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辭章可
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
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

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
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
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
為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弃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
東以屬胸臆也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
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洋州許使君為京
兆忠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李使君為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
為秘書監温司馬為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
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
分為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送李愿歸盤谷序

迂齋云一節是形容得意人一節是形容閑居人
一節是形容奔走伺候人却結在人賢不肖何如也

一句上終篇全舉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其實非
李愿言此是一格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
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
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
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昔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
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
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
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
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怜大丈
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
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閑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
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

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其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其
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
大丈夫不過於時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
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污而不羞觸
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
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
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湘盤之阻誰爭子所窈
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
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
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子厚

豐山云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多關鎖緊嚴而
優柔理長而味永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澣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備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備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噐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性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以辭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鄉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

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泚不止于垣不沉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抃以助其勢卒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痞不能飲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糺逖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竒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徒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唐九老詩并序

白樂天

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胡吉劉鄭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於東都弊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四韻詩一章以記之或傳諸好事者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具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于圖右仍以一絕贈之云雪作鬚眉雲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尤希有何況今逢雨令威

時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及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

云

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果年八十九

衛尉卿致仕馮翊吉收年八十八

前磁州刺史廣平劉真年八十七

前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年八十五

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真年八十三

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七

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年七十四

柳柳州集後序

司空圖

金之精麤攷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鍾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愚觀文人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尚旣專則搜研愈至故能術

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大而闢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勅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挾電撐挾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道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云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二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三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序二

重修說文序

宋徐鉉

臣徐鉉等奉詔校定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千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譌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楊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